

漢魏叢書

子餘

論衡

卷十六
之十九

漢

王充

著

第七十五冊

論衡卷十六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好龍墻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繫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參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
無雲雨况僞象乎禮盡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
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
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

類說非也夫東風至

一有感字

酒湛湔鯨魚死彗星出天

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旣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

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埴以盧爲槨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又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

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
真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博
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
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
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
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
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上
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
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

茶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
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茶鬱壘也
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莫以禦凶今土龍亦
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
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
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
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
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
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漚之水

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竝來聚會夫丹木非
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
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
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
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
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
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
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
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

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
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
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
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
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
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
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
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
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

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
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
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
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
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
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
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
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
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亦當感動立意

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
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
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
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
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
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
果有狀也龍潛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
無雲雨猶舊交相聞遠卒然相見觀欣歌笑或至悲

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
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
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
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
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
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
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

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
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
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
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
出心犀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
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
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

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
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
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
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
曰弟子識諸苟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
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
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
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苟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
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

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
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
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
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
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
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
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
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
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人水火害人

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
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
牛象熊羆豺狼蝓蠃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
蜚蠊閭閻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
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
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
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
虎毛蟲人保蟲毛蟲饑食保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
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

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